



ヤ 9
1136





內經病機撮要

○中焦穀府

附營衛氣血

經脈篇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脉為營筋為剛肉為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於胃脉道以通血氣乃行

五味篇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胃中命曰氣海玉機真藏論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平人氣象論曰平人之常稟氣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



也。

五藏別論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
白藏於胃以養五藏氣。

靈蘭秘典論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脈論曰胃者大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藏府之在
胸膈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
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

海論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胃者
水穀之海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膻中者為氣之海
腦為髓之海。

營衛生會篇曰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
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
衛在脈外。

痺論曰營者水穀之精氣也衛者水穀之悍氣也。

衛氣篇曰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行化物者也其氣內
于五藏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
之行於經者為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
邪客篇曰五穀入於胃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而
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
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

而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

玉版篇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決氣篇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脉

脉要精微論曰夫脉者血之府也色者氣之華也調經論曰營血衛氣

○疾病

海論曰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師傳篇曰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胃中寒則腹脹

五邪篇曰邪在脾胃則痛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饑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則腸鳴腹痛

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胃病者腹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飲食不下

氣厥論曰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亦胃

後熱於膽亦曰食亦

論疾診尺篇曰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

經脈篇曰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絡赤

決氣篇曰氣脫者目不明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痺論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

口問篇曰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有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

則廉泉開故涎下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

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為噦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為噦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為噦

調經論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而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

五癰津液別篇曰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

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嘔出
 欬論曰胃欬之狀欬而嘔吐甚則長蟲出
 脈要精微論曰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濕也
 逆調論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下經
 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
 口問篇曰中氣不足溲便為之變腸為之苦鳴
 平人氣象論曰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絕水穀則死
 通天篇曰中氣不足病不起也

○下焦精藏

經脈篇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脉
 為營筋為剛肉為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於胃脉
 道以通血氣乃行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

本神篇曰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

決氣篇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

五癰津液別篇曰五穀之精液和合而為膏者內滲

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股

決氣篇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波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

上古天真論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

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又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

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靈蘭秘典論曰。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

脈要精微論曰。腰者腎之府。骨者髓之府。刺節真邪篇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莖垂者身中

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

海論曰。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腦為髓之海。

○疾病論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評熱病論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

雜病篇曰。盛乾口中乾。如膠取足。少陰調經論曰。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

盛則內寒。

刺節真邪篇曰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
五癆津液別篇曰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
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
本神篇曰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
脉要精微論曰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骨
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髓將憊矣
生氣通天論曰風客淫氣精乃亡云因而強力腎氣
乃傷高骨乃壞

海論曰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
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髓海有

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
痠眩暈目無所見懈怠安臥

決氣篇曰精脫者耳聾津脫者膝理開汗大泄液脫
者骨屈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

口問篇曰下氣不足則乃為痿厥心悅

痿論曰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
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
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為骨痿腎氣熱則腰脊不舉
骨枯而髓減發為骨痿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
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痿及為白淫

示從容論曰。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
脉解篇曰。內奪而厥。則為瘖。俳。此腎虛也。

○上焦神藏

天年篇曰。黃帝曰。何者為神。岐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
平人絕穀篇曰。五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

刺節真邪篇曰。黃帝曰。何謂真氣。岐伯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

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

天元紀大論曰。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五常政大論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

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又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

八正神明論曰養神者必知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

邪客篇曰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

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脈論曰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

○疾病

痺論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
調經篇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

本神篇云

刺法論曰人虛即神遊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

亡

疏五過論曰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

亡名曰脫營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癭為

變名曰失精

天年篇曰失神者死得神者生

舉痛論曰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

亂矣。

脉要精微論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疎者此神明之亂也。

癲狂篇曰狂始發少臥不饑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

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并乃狂。

陽明脉解篇曰黃帝問曰足陽明之病甚則棄衣而

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

大惑論曰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

傷寒 附風濕

熱論曰黃帝問曰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者何也岐伯答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

水熱穴論曰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

歲露論曰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

寒者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者則皮膚緩而腠理開

陰陽應象大論曰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

氣

熱論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

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刺熱篇曰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

骨空論曰風者百病之始也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

出頭痛身重惡寒憎風

大陰陽明論曰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

受之

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濕首如裹 ○又曰因於露風
乃生寒熱

熱病篇曰風淫身反折

玉機真藏論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
入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當是之時可汗而發也
五變篇曰夫天之生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
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殆非承入而人自犯之
至真要大論曰感邪而生病也重感於邪則病危矣



○中寒

舉痛論曰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
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
調經論云

○中暑

傷暑論曰因於暑濕氣滯於皮膚則身熱發熱
汗出不止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而散

陰陽應象大論曰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

五常政大論曰云見于治法

舉痛論曰見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泄故氣泄矣

歲露論曰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

○中風

歲露論曰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徐以遲

刺節真邪篇曰虛邪偏容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真氣去邪氣獨留發為偏枯其邪氣淺者脉偏痛

熱病篇曰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痲之為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知亂不

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
九宮八風篇曰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為擊什
偏枯也。

八正神明論曰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
氣至骨入則傷五藏。

逆調論曰營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營衛俱虛
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

○中風

○積飲

評熱病論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為病也使人強上真
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為勞風之病。又曰飲
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
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

飲發

氣交變大論歲土太過
六元正紀大論土鬱之發

飲發於中

至真要大論
太陰之復

飲積

至真要大論
太陰之在泉
六元正紀太
論太陰所主

積飲

○痲瘧

瘧論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
顙。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
○又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
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
矣。○又曰。夫瘧之始發也。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
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

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又曰。論曰。夏
傷於暑。秋必病瘧。

又曰。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
能寒也。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
其故何也。願聞其說。經言。無刺焯焯之熱。無刺渾渾
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為其病逆。未可治也。○又曰。
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
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
至真要大論曰。帝曰。火熱復惡寒。發熱如有瘧狀。或
一日發。或間數日。發其故何也。岐伯曰。陰氣多而陽

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虛亦同法大論曰帝曰火熱野而發者何也

○腸澼

通評虛實論曰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沉則生脈洪則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

曰滑大者曰生懸澼者曰死大奇論曰腸澼下血血温身熱者死其脈小沉澼為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

○泄瀉 大論曰大熱而泄者死其脈小沉澼為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
藏氣法時論曰脾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陰陽應象大論曰清氣在下則生飧泄○又曰濕勝則濡瀉

○膈咽

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胃病者腹脹胃脘當心而痛
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飲食不下

上膈篇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蟲為下膈下
膈者食晬時乃出

評熱病論曰食不下者胃脘膈也

四時氣篇曰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

○水腫
湯液醪醴論曰帝曰其有不從毫毛生而五藏陽已
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不
可與不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
外治之奈何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莖是以微
動四極溫衣絛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
以時服五陽已布踈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
相保巨氣乃平

水脹篇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
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
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此其候也
論疾診尺篇曰視人之目窠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
頸脉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
平人氣象論曰頸脉動喘疾欬曰水目裏微腫如臥
蠶起之狀曰水
評熱病論曰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
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
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諸水病者故不得

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

水熱穴論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
其類也

宣明五氣篇曰下焦溢而為水

五癰津液別論曰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二焦不
寫津液不化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
則為水脹

○鼓脹

腹中論曰黃帝曰有病心腹滿且食則不能暮食此為何病岐伯對曰名為鼓脹

水脹篇曰黃帝曰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也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異法方宜論曰藏寒生滿病

經脉篇曰胃中寒則脹滿

至真要大論曰諸脹腹大皆屬於熱

○積聚

五變篇曰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成脾胃之間寒温不次邪氣稍至稽積留止大聚乃起

百病始生篇曰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寒氣入於腸胃則膜脹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

衛氣篇曰：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奇病論曰：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為何病？岐
 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為導
 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

○治法

六節藏象論曰：帝曰：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草生五色，五氣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五味入口藏於腸胃。至真要大論曰：帝曰：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

泄為陽

本草經曰藥有酸鹹并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

陰陽應象大論曰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

藏氣法時論曰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栗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至真要大論曰帝曰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又曰反佐以取

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

五常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又曰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

論痛篇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至真要大論曰帝曰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為主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容者除之勞者溫之結

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勞者收之。損者益之。通事為故。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又曰。衰者補之。強者寫之。

陰陽應象大論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寫之於內。其在皮者汗而散之。○至真要大論曰。有病熱者寒之。○熱有寒者

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岐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

六元正紀大論曰。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又曰。帝曰。夫子言用寒遠寒。用熱遠熱。未知其然。願聞何謂。遠。岐伯曰。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不可不敬。畏而遠之。帝曰。不遠寒。不遠熱。奈何。岐伯曰。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

五常政大論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病者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

元祿十年丁丑孟春吉且

京師押小路通

西村喜兵衛板



